



# 陽明文選

青年自勵讀本

宋元明哲學文鈔之一  
范爾誨選輯

青年協會書局發行

青年協會書局發售

青年自勵讀本第一種

北京圖書館藏

# 陽明文選

宋元明哲學文鈔之一

編輯大意

一、少年作文預備。無論學校非學校。大概選讀唐宋八家古文。然此種文字。無益於身心。不能建立青年道德。而又往往養成驕慢放恣。或消極厭世思想。而誨欲矯其弊。故特編青年自勵讀本若干種。今先從陽明入手。

一、陽明之文。明如雪。快如刀。因其見理透澈。思致精密。而文筆之健爽。尤足以達之。熟讀此選。臨作文時。自不致更有理解不清。詞不達意。及籠

陽明文選 編輯大意

一



000900

126A  
117

統顛預之患。

一、陽明提倡良知。於學者脩養身心之法。簡單直捷。其文字機鋒。尤能直  
奏精微。發人深省。熟讀此選。其在道德上之補助。必較諸有益於作文  
者爲尤大。

一、現代學者。於古人之書。並不熟讀深思。心知其意。爲自己進德脩業計。  
但略翻檢前後。刺取所瞥見之語句。公然著書立說。囂囂語人曰。某某  
之字宙觀。某某之人生觀。其實皆掛一漏萬。勉強附會。似是而非。此種  
最爲惡習。本選於陽明全集。不足十分之一。但篇篇精粹。願學人多加  
反覆尋繹之苦功。自能超然有得於語言文字之外。勿徒以檢閱一過。  
剽掠數語了事。

一、本選皆爲全篇。其他精粹之語。散見全集中。極有益於青年學子者。友

人楊聞泉君著有陽明格言一冊，今附印於後。吾人誦讀既倦，或興致不佳時，則試取一二條默坐而玩味之，自能於不知不覺中，收斂精神，別有會心，舉然高望，悠然意遠，其人格亦由茲益上矣。

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誦誨識於青莊還讀我書齋。

# 陽明文選

## 目次

答顧東橋書（一名拔本塞源論）

答聶文蔚

與辰中諸生

與黃宗賢

與王純甫

寄諸弟

答倫彥式

答友人

陽明文選 目錄

126.4  
117

答舒國用書

答黃宗賢應原忠

寄諸用明書

與胡伯忠書

答徐成之書

寄鄒謙之書

教條示龍場諸生

示弟立志說

題夢槎奇遊詩卷

書朱子禮卷

書石川卷

書顧維賢卷

書黃夢星卷

書徐汝佩卷

書朱守諧卷

贈陸清伯歸省序

贈周瑩歸省序

贈林典卿歸省序

贈林以吉歸省序

贈郭善甫歸省序

送宗伯喬白巖序

別張常甫序

陽明文選 目錄

四

別三子序

別梁日孚序

從吾道人記

親民堂記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重修山陰縣學記

諫迎佛疏

附錄

陽明先生年譜

陽明格言

# 陽明文選

宋元明一哲學  
文鈔之一種

## 答顧東橋書（一名拔本塞源論）

拔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爲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滂於後。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讎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

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爲教。而學者惟以此爲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爲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爲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爲輕重。勞逸爲美惡。效用

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爲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爲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卽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卽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瘖瘡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

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爲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爲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鬪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爲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無如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睹。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

之以爲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爲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爲麗。若是者紛紛籍籍。羣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謹謹跳踉。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爲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羣儒。而羣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體。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

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之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爲贅疣。柄鑿。則其以良知爲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尙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尙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爲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

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者。吾誰與望乎。

四明施氏曰。拔本塞源論。闡明古今學術升降之因。真是將胸中寶藏。悉數傾出以示人。讀之即昏愚亦當恍然有覺。此是先生萬物一體之心。不憚詳言。以啓後學也。

詁案此爲陽明一生講學提綱挈領第一篇文字。其以萬物一體之仁。爲聖賢學問基礎。尤爲洞見本原。篇中掊擊功利富強之學。皆出於人心之自私自利。適足亂世而不足以救世。是亦現代人之當頭棒喝也。學者誠能反覆熟讀。必能於建立志嚮上。加增多少熱烈感情。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振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任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譸譌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

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饑溺。猶己之饑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斬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悅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渝。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

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凌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况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者。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而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旁。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

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情者則固未有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况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况於斲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譏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某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簣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尙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

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薪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徬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躋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往。若

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爲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數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忍然者。輒復云云爾。

四明施氏曰。此篇文字。見先生真以斯道自任之故。蓋聖人以天下爲身。視人之病。猶之身疾。故曰堯舜其病諸。非堯舜之至仁不能。有是病。病正堯舜之大仁也。孔孟俱是視天下之病。猶身病。欲一日安坐不可得。此不得已。便是聖賢之存心。

顧誨案。此與答顧東橋爲陽明兩篇大文字。讀之可知陽明學之根本。亦可知孔孟與一切聖賢學術之根本。不外是矣。

寄諸用明書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爲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爲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強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歎而已。

### 與黃宗賢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卽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歛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卽如白日一出。而魑魍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

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爲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智謀才略。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智謀才略。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疴積癘。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爲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聖明之君。方是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遭也。病臥山林。只好修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癢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諒此情也。

## 與王純甫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尙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爲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錘煅之不至。旣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鍛鍊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子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

外。素富貴。則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歎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爲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 寄諸弟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爲之說云耳。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卽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爲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成。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爲無過。卽非所以爲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爲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卽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爲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

勇。故切切預爲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尙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尙可有爲。至於四五十。卽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減。不得可挽矣。故孔子云。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爲弟言之也。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胡伯忠書

某往在京。雖極歎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卽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

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讎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裋裸。程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有如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 與辰中諸生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爲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

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墮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諸生宜以是爲鑒。刊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旣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爲名與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倫彥式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

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答友人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羣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爲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願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防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核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履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履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履進。楚人不

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履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履。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爲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 答徐成之書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起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悒。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尙未知成

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聞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己。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着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

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卽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繇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爲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舒國用書

來書足見爲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旣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爲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爲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爲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爲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爲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

本體卽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邪僻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懣。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牴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謂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

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諸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凍筆潦草。無次。

原評曰。敬字是聖賢徹始徹終工夫。堯舜之兢兢。文王之敬止。孔子之不厭不倦。孟子之集義。俱只是一敬。此是出於心體之自然。非有勉強。卽敬畏。卽灑落。非戒愼恐懼了。總到那灑落田地。夫子之恭而安。正是如此。

### 寄鄒謙之書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卽戒慎恐懼工夫。以爲尙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卽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繇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足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

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致。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出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原評曰。人惟勝心最難驅除。其爲害最大。故原憲以四者之不行爲仁。而首之以克。學者能去其勝心。便是廓然大公。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田地了。存一勝心。則是己非人。爭門角戶。無所不至。黨錮諸賢。亦多罹此患。其關於學術人心不小。慎之哉。

### 教條示龍場諸生

諸生相從於此甚盛。恐無能爲助也。以四事相規。聊以答諸生之意。一曰立志。二曰勤學。三曰改過。四曰責善。其慎聽毋忽。

#### 立志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今學者曠廢隳惰。玩歲愒時。而百無所成。皆繇於志之未立耳。故立志而聖。則聖矣。立志而賢。則賢矣。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爲君子。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爲小人。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

立志矣。

勤學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謹謙抑爲上。諸生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是。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尙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 改過

夫過者自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故不貴於無過。而貴於能改。過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諸生殆不至於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歎。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澁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 責善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

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其學鹵莽耳。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况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數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原評曰。不獨可爲初學規則。夫人而立志不渝也。好學不倦也。改過不吝也。嗜善若不及也。作聖之功。盡於此矣。當書以置左右。

## 示弟立志說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壅灌溉。勞苦無成矣。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以共學。人苟誠有求爲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爲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

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

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爲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爲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辯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愼。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立

志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名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爲事。正目而視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雞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照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便私欲便退。聽一毫容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便容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不立。忽心生。責此志不立。燥心生。責此志不立。妬心生。責此志不立。忿心生。責此志不立。貪心生。責此志不立。傲心生。責此志不立。吝心生。責此志不立。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

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爲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爲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原評曰。以此說體認吾十有五章。豈不痛快。先生說得明白真切。若此。豈非造道之言耶。

題夢槎奇遊詩卷

君子之學。求盡吾心焉爾。故其事親也。求盡吾心之孝。而非以爲孝也。事君也。求盡吾心之忠。而非以爲忠也。是故夙興夜寐。非以爲勤也。剽繁理劇。非以爲能也。嫉邪祛蠹。非以爲剛也。規切諫諍。非以爲直也。臨難死義。非以爲節也。吾心有不盡焉。是爲自欺其心。心盡而後。吾之心始自以爲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貴貧賤。憂戚患難之來。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則亦寧有所謂富貴。貧賤。憂戚。患難者。足以動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於富貴。貧賤。憂戚。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爲獨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林君汝桓之名。吾聞之蓋久。然皆以爲聰明特達者也。文章氣節者也。今年夏。聞君以直言被謫。果信其爲文章氣節者矣。又踰月。君取道錢塘。

則以書來。道其相愛念之厚。病不能一往爲恨。且惓惓以聞道爲急。問學爲事。嗚呼。君蓋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寧可專以文章氣節稱之。已而郡守南君元善示予以夢槎奇遊卷。蓋京師士友贈君南行者。予讀之終篇。嘆曰。君知學者也。志於道德者也。則將以求自快其心者也。則其奔走於郡縣之末也。猶其從容於部署之間也。則將地官郎之議國事。未嘗以爲抗。而徐聞丞之親民務。未嘗以爲瑣也。則夢槎未嘗以爲異。而南遊未嘗以爲奇也。君子樂道人之善。則張大而從諛之。是固贈行者之心乎。予亦以病不及與君一面。感君好學之篤。因論君子之所以爲學者以爲君贈。

原評曰。送行之文。大概意在張大而從諛之。先生則惟勉之爲學。先生之隨在無非教人如此。

書朱子禮卷

子禮爲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爲政也。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暮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爲學也。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

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爛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爲政。而政所以爲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原評曰。明德新民。原非判然兩截。第本末先後工夫。不無次第。而究則歸於合一。先生之詔子禮。大人之學備矣。

詁案。大學明德親民。朱子從程子之言。改親作新。用湯盤以下數節。證明新民之義。陽明反對朱子。仍從古本作親民。此篇卽發明親民與明明德合一之理。而歸本於致良知之宗旨焉。文最能達其所見。

書石川卷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共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卽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某之於道。雖亦

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體之於心。務求真有所見。其孰是孰非。而身發命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原評曰。此篇說破學人大家深痼之疾。令人可慚汗。可涕淚。

誦誨案。輕議論他人。與好勝人之弊。於今之學者尤甚。甚要歸於有己無人。自私自利而已。豈知議論他人。適以自彰其輕薄。於他人何損焉。孔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何等忠厚。見人有美而思排斥之。豈非小人之尤者乎。至於學者固當好勝。必好勝而後有進步。但所謂好勝者。在自己之潛修與努力。徒與人爭勝。則誤矣。

## 書顧維賢卷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爲詩文亦喪志。又言已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尙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

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尙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繇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污。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爲難得。似亦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爲所動。卽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爲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爲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爲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爲非。不知裏許盡是私意。爲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書黃夢星卷

潮有處士黃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去二三月。輒復來。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溫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旣問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從事矣。奚必往來跋涉若是乎。夢星蹠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人。旣乃獲見吾鄉之薛楊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來從。每歸省。求爲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爲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末旬日。卽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爲孝我乎。不能黃

鶴千里而思爲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條往條來。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爲父。孝哉夢星之爲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來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爲怪物。唯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己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唯功利之爲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遙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敘其遣子來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爲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書徐汝佩卷

壬午之冬。汝佩別予北上赴南宮試。已而門下士有自京來者。告予以汝佩。因南宮策問。若陰詆夫子之學者。不對而出。遂浩然東歸。行且至矣。予聞之。黯然不樂者久之。士曰。汝佩斯舉。有志之士。莫不欽仰歆服。以爲自尹彥明之後。至今而始再見者也。夫人離去其骨肉之愛。齋糧裝束。走數千里。以赴三日之試。將竭精弊力。惟有司之好是投。以斬一日之得。希終身之榮。斯人之同情也。而汝佩於此。獨能不爲其所不爲。不欲其所不欲。斯非其有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之勇。其孰能聲音笑貌而爲此乎。是心也。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矣。將夫子聞之。躍然而喜。顯然而嘉與之也。而顧黯然而不樂也。何居乎。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能則汝佩之爲是舉也。尙亦有未至歟。豈以汝佩骨肉之養。且且暮所不給。無亦隨時順應。以少蘇其

貧困也乎。非是則汝佩之志荒矣。予曰。非是之謂也。士曰。然則何居乎。予默然不應。士不得問而退。他日。汝佩既歸。士往問於汝佩曰。向吾以子之事問於夫子矣。夫子黯然而不樂。予云云。而夫子云云也。子以爲奚居。汝佩曰。始吾見發策者之陰詆吾夫子之學也。蓋怫然而怒。憤然而不平。以爲吾夫子之學。則若是其易廣大也。吾夫子之言。則若是其真切著明也。吾夫子之心。則若是其仁恕公普也。夫子憫人心之陷溺。若己之墮於淵壑也。冒天下之非笑詆訾。而日諄諄焉。亦豈有求於世乎。而世之人曾不覺其爲心。而相嫉媚詆毀之若是。若是而吾尙可與之並立乎。已矣。吾將從夫子而長往於深山窮谷。耳不與之相聞。而目不與之相見。斯已矣。故遂浩然而歸。歸途無所事事。始復專心致志。沉潛於吾夫子致知之訓。心平氣和。而良知自發。然後黯然而不樂。曰。吁乎。吾過矣。士曰。然則子之爲是也。果尙有所不可歟。汝

佩曰非是之謂也。吾之爲是也，亦未爲不可，而所以爲是者，則有所不可也。吾語子，吾始未見夫子也，則聞夫子之學，而亦嘗非笑之矣。詆毀之矣。及見夫子，親聞良知之誨，恍然而大寤醒，油然而生意融，始自痛悔切責，吾不及夫子之門，則幾死矣。今雖知之甚深，而未能實諸己也。信之甚篤，而未能孚諸人也。則猶未免於身謗者也。而遽爾責人，若是之峻。且彼蓋未嘗親承吾夫子之訓也，使得親承焉，又焉知今之非笑詆毀者。異日不如我之痛悔切責乎。不如我之深知而篤信乎。何忘己之困而忘人之速也。夫子冒天下之非笑詆毀，而日諄諄然，惟恐人之不入於善，而我則反之，其間不能以寸矣。夫子之黯然而不樂也，蓋所以愛珊之至，而憂珊之深也。雖然，夫子之心，則又廣矣大矣。微矣幾矣。不睹不聞之中，吾豈能盡以語子也。汝佩見備以其所以告於士者爲問，予頷之而弗答。默然者久之。汝佩悚然若有省也。明日

以此卷入請。曰昨承夫子不言之教。珊傾耳策聽。若震驚百里。粗心浮氣。一時俱喪矣。請遂書之。

原評曰。徐汝佩此舉。不以榮祿之念。易其所志。真豪傑士也。然圭角未融。未免有高自標榜之意。反爲斯道之病。先生之嘿而不答。誠是不言之教。

詎誨案當時士習。以應科舉得功名爲第二生命。不惜揣摩主試者之心理。而逢迎之。以冀幸中者。固人人皆然。驅一世聰明才力之子弟。使盡爲患得患失之小人。蓋人格之墮落。莫逾於此。若徐汝佩者。肯爲主義犧牲。可謂庸中佼佼矣。然陽明恐其以此自滿。更裁而抑之。是卽孔子教子路。所謂是道也何足以臧也。聖賢學問。在此可見一斑。

## 書朱守諧卷

守諧問爲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爲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爲聖人也。非有必爲聖人之志。雖欲爲學。誰爲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爲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爲志乎。故立志者。爲學之心也。爲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爲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爲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爲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善也。告之以凡爲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爲不善也。告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爲善也。致其知爲善之知。而必爲之。則知至矣。如

知其爲不善也。致其知爲不善之知而必不爲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節誨案陽明提倡知行合一。其告門人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美。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那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善一念。潛伏在胸中。此是立言宗旨。竊謂世人皆知陽明之知行合一。但其所見。不過皆表面。觀陽明此言。則須直從內省工夫下手。所謂慎獨之學。鞭辟人裏者也。若但以口頭了之。則大誤矣。

## 贈陸清伯歸省序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人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人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遷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庠下之室。而且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邁於親師。故趨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卽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爲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閃然大駭。乃忽闐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優焉游焉。業不加修焉。反而求焉。俛俛然。頽頽然。昏蔽擴而愈進。私累息而愈

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爲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己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己爲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爲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繇分也。可無慎乎。

原評曰。入道者自視常若不足。視人常若有餘。此乃日進機括。反是則日退矣。

簡誨案。孔子爲山之喻曰。止吾止也。進吾往也。可見進與退之權。全操在己。於人無與。故視人日進。正所以勉己之不退。若不返之於己。而徒有豔羨。或竟嫉妒。則忘己徇人。將爲下流之歸矣。

## 贈周瑩歸省序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問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問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

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繇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熬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擔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原評曰。迎機指點。無異夜半傳鉢。又云。篇中將良知二字。指點得如

此神靈。誰不躍然。

## 贈林典卿歸省序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敘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立誠。典卿曰。學固僅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敝精力。而莫究其緒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焉者。則其羣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敝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毛。而莫既其奧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

是爲二也。二則僞。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黃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雁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諭之。

附錄陽明詩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問君何事日憧憧。煩惱場中錯用功。莫道聖門無口訣。良知兩字是參同。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卻笑從前顛倒見。枝枝葉葉外頭尋。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

### 贈林以吉歸省序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褻而褻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褻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爲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聞也。將聞是求。而予言子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議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

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尙其有窮也哉。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附錄陽明詩

示諸生

人人有路透長安。坦坦平平一直看。盡道聖賢須有祕。翻嫌易簡卻求難。只從孝弟爲堯舜。莫把辭章學柳韓。不信自心原具足。請君隨事反身觀。

長安有路極分明。何事幽人曠不行。遂使葦茅成間塞。儘教麋鹿自縱橫。徒聞絕境勞懸想。指與迷途卻浪驚。冒險甘投蛇虺窟。顛崖墮壑竟亡生。

贈郭善甫歸省序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爲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蝥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萁稗也。志端矣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萁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萁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萁稗之弗如也。夫農春耕而秋成。時也。絲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絲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遊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送宗伯喬白巖序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鄉誦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糾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矣。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

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一專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原評曰。議論正大。文章冠冕。陶評謂於斯理冰雪澄朗。面面晶瑩。故輕放重取。無不裂金石而出雲天。其本領在未有文字之先。洵哉。

誦誨案學貴專貴精。人人知之。陽明提出正字。所學不正。則雖專雖精。亦復於人生何益。於世道何補。當世不乏專精之人。亦於正學加諸意乎。

別張常甫序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奇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說。廣探極覽。以爲博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辨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爲密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修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說仁義。以爲行也。可以爲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談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爲靜也。可以爲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也。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間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爲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 別三子序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舉業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卽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壻也。希顏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予亦居之。

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具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

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

原評曰。陶評此爲先生刻意經營文字。亦極得意文字。其用意措語之妙。筆筆字字。都見聰明冠絕古今。

簡誨案。蔡洲明儒學案述師說云。陽明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平生學問。纔做得幾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蓋學問之成。必藉師友爲之助力。此陽明所以拳拳於三子也。篇中具有一片熱忱。心不欲其去。而勢又不得不去。願其去後。不忘所學。纏綿悱惻。見古人師友結合之真。

別梁日孚序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蹙。行而不已。未有不至。而世之君子。顧以爲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也。其爲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騫於虛高。率以爲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便。日以淪於污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世之人。不知咎其不爲。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已矣。進士梁日孚。攜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不應。莫不竊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戒僮僕。聚資。

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孳笑曰。吾今則有大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爲是也。比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爲。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唁之。以爲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孳者。且兩月。謂日孳旣去矣。及旋。而日孳居然以待。旣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繇之。而至。而日孳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復留於贛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姑北行以畢吾願。

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益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予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爲有方體乎。爲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旣醒之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吾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爲懼。日孚良久曰。卓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奚必恆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原評曰。日孚與董蘿石同一機括。先生許蘿石曰大勇。許日孚曰近之。未有不勇而能近者。二子皆聞道矣。

## 從吾道人記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晤。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游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

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歎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稍記習訓話。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耳。氣

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兇。頑鄙。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敬。爲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唯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邪。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邪。吾方揚鬢於勃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

聞之。歎曰。卓哉蘿石。血氣旣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不信焉。不篤不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

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有何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韻誨案當時有兩詩人。皆願棄其已成之學。而從陽明講道。一爲董遷。蘿石。一爲徐禎卿。昌國也。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爲友。名在七子之間。尤出蘿石上。亦爲陽明所感化。惜年僅三十三而卒。陽明爲之墓誌曰。不足者命。有餘者志。亦可悲矣。然蘿石年已六十八。而能一旦幡然。視昌國爲尤難。陽明集有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詩云。莫厭西樓坐夜深。幾人今夕此登臨。白頭未是形容老。赤子依然混沌心。隔水鳴榔聞過棹。映窗殘日見疏林。看君已得忘言意。不是當年只苦吟。第二聯與末聯。皆於蘿石致意甚深。

親民堂記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以明其明德。修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曰。人者。天地

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爲止至善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乃明德之本體。而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其

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鷲。決。裂。入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制。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民。德。親。民。而。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爲。一。家。中。國。之。爲。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爲。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爲。之。記。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

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

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爲。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甯。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旣。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

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原評曰。六經爲人心之常道。爲尊經者指引寶藏也。然尊之道舍不得學問思辨篤行。若只閉目冥心。曰吾以尊經也。將并記籍庫藏俱失之矣。故舍學問不得言尊德性。

謂誨案陽明論讀書之法云。讀書時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卽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卽克去之。如此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竊謂六經既是聖賢發明此心之理。則讀者與聖賢相印對。卽是以心證心。果能得聖賢作述之心。而不失之於我。讀經之能事畢矣。訓詁詞章兩家。皆非真讀經者也。

## 重修山陰縣學記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爲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爲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修諸其身焉。此爲師爲弟子者之修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爲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爲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僞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

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饜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爲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爲教。而學者。惟以是爲學也。聖人旣沒。心學晦而人僞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閔然指爲禪學。而羣

訾之。嗚呼。心學何繇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爲說。然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爲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爲異也。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旣與聖人盡心之

學相背而馳。日驚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爲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爲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爲蔽。而未可遽以爲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爲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爲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爲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詎誨案警陽明學者。皆斥其爲禪。蓋一涉心性。固均可以禪目之。不知禪之外。孔孟自有心性學在。不可誣也。經學家以訓詁攷據爲孔孟。文學家以詞章雕飾爲孔孟。於是言心性者。悉舉而禪之。讀陽明此文。可以悟矣。

##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進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溯流求源。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

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

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未。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嚮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古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

論之。臣亦竊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尙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

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並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旣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

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而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斲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成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謬爲大言。以欺天下。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學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謬。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四明施氏曰。韓昌黎之疏激而直。不若先生之婉而悉。

## 陽明先生年譜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晉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世居山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徙餘姚。國初有綱者。官廣東參議。死苗難。其子彥達。以羊革裹尸歸。御史郭純上其事。廟祀綱於增城。蓋先生之六世祖也。高祖與準。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遯石翁。曾祖世傑。以明經貢入太學。號槐里子。祖天敘。號竹軒。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加贈新建伯。父華。號龍山。繇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餘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稱爲陽明先生。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先生生。先生在娠十四月。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鼓吹。送兒來。驚寤。已聞啼聲。竹軒翁因名先生雲。而鄉人遂指所生樓。曰瑞雲樓。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有神僧過而目之曰。好個孩兒。可惜名字道破。竹軒翁更以今名曰守仁。即能言。嘗暗誦翁所讀書。翁訝問之。曰。向聞祖讀時。已默記矣。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竹軒翁因龍山公迎養。攜先生如京師。過登金山。與客賦詩。未就。先生從

旁占一絕。客大驚。復命賦蔽月山。先生又隨口占一絕。詩在集中。明年就塾師於邸中。一日。與

學生走長安街。遇相者曰。吾爲爾相。鬚髮拂頰。入聖境。鬚至上丹臺。結聖胎。鬚至下丹田。聖果圓。

先生感其言。歸問師曰。何爲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先生曰。恐未是。當讀書作聖人耳。

二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太夫人鄭氏卒。

二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時石英王勇亂畿內。石和尚劉千金亂秦中。先生閒行出居庸關。逐健

兒騎射。徧詢夷落所以備禦之策。經月始返。夜夢謁漢馬將軍援廟。賦詩一絕。先生感慨時事。屢

欲上書於朝。龍山公格而止之。

宏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七月自京師親迎夫人諸氏於洪都。時諸公養和。爲江西參議。先生

就委禽焉。合卺日。偶行入鐵柱宮。見道士踟躕。卽而叩之。相與對坐忘歸。諸公遣人徧索不得。明

日。先生始還。署中有紙數篋。先生日學書皆盡。書法大進。先生嘗曰。吾始模古帖。止得字形。後

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及讀明道書曰。吾作字甚敬。非要字好。只此是學。既非學字好。又何學也。乃知古人隨時隨事。只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後與學者論格物。多舉此爲證。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十二月。以夫人諸氏歸餘姚。舟過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之學。先生甚喜。以謂聖人必可學而至也。後遍讀考亭遺書。思諸儒謂衆物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因見竹。取而格之。沈思不得。遂被疾。

五年壬子。先生廿一歲。秋舉於鄉。時閩中夜半。見有二巨人者。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而先生與孫中丞燧。胡尙書世甯。同舉。及辰濠之變。胡發其奸。孫死其難。先生平之。

六年癸丑。先生二十二歲。春試南宮。落第。宰相李西涯。素器先生。戲曰。待汝作來科狀元。試爲來科狀元賦。先生拈筆而就。有忌者曰。此子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春試。竟爲忌者所抑。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笑曰。汝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烽甚急。詔舉將才。無以應。先生因精究兵法。每遇賓飲。聚果

核列障勢爲戲。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讀考亭上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乃悔前日用力雖勤而無所得者。欲速故也。因循序以求之。然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沈鬱既久。舊疾復作。聞道士談養生之說而悅焉。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春舉南宮第二人。賜二甲進士第七人。觀政工部。先生爲諸生時。嘗夢威寧伯王越。遣以弓劍。是秋奉命督造威甯墳。馭役夫以什伍法。休食以時。暇則驅演八陣圖。事竣。威寧家謝以金帛。不受。出威寧夙所佩劍以贈。適與夢符。遂受之。時星變。下詔求言。先生疏論邊務八事。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命讞獄江北。多所平反。暇日遊九華山。見道者蔡蓬頭。問以仙術。蔡曰。尙未有頃。先生屏左右。再拜請問。蔡曰。尙未。問至三。蔡曰。汝禮雖隆。終不忘官相。大笑而別。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先生歷巖險訪之。值其睡。先生默坐良久。方醒。問以第一義諦。不答。

徐曰。周濂溪。程明道。你儒家兩個好秀才也。語畢。復睡。先生歸。明日再往。不復見矣。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八月予告歸。越築室陽明洞。行導引術。友人王思與等來訪。先生命

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似先知者。衆驚異。以爲得道。久之。先生悟曰。此簸弄精魂。非道也。遂屏去其術。欲離家遠遯。念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因循未決。一日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亡。是斷滅種性矣。乃移居西湖。往來南屏虎跑間。有僧禪坐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喝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睜睜看甚麼。僧驚起。先生問其家。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念。先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拜謝。挈鉢而歸。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秋。主考山東鄉試。試錄皆先生之筆也。九月。改兵部武選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是年與湛甘泉若水定交。共以倡明聖學爲事。門人始進。

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時奄瑾擅政。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徵等。以諫忤旨。皆下獄。二月。先生

抗疏救之。觸瑾。矯旨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驛丞。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陰跡先生。先生度不免。佯爲自沉於江。密附商

船往舟山。颶風大作。一夕飄墜閩界。比登岸。山行數十里。獨叩一寺。僧故不納。又趨野廟。倚香案坐。蓋虎穴也。夜半虎但遠廊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先生必斃於虎。將收其囊。此寺僧。蓋素借虎以禦客者。見先生方睡醒。驚曰。非常人也。邀至寺。則向與先生跌坐於鐵柱宮之道士在焉。道士笑。出袖中詩相示。有二十年前會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因問先生曰。爾欲安往。萬一瑾怒。逮爾父。誣爾北走胡。爾走粵。奈何。先生愕然。著之。得明夷。乃決策返。別道士。留詩壁間。詩在集中。取間道由武夷。涉鄱陽。往省龍山公於建業。以十二月赴龍場驛。時先生妹壻徐愛。因先生將赴龍場。納贄北面。奮然有志於學。

三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春三月至龍場驛。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中。蛇虺蠱蟲畢集。夷人鳩舌不通語言。可與通語言者。僅中土亡命耳。時瑾憾未釋。先生自計得失榮辱俱忘。惟生死一念尚在。乃鑿石櫛以俟命焉。會從者皆病。先生親析薪取水。作糜餉之。又爲歌詩。調越曲。雜談笑。以相解慰。因沈思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覺呼躍而起。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著五經臆說。夷人亦

日來親見先生所棲卑溼。爲構龍岡書院。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思州守遣人侮先生。諸夷不平。毆之。守怒。白當道。當道令先生詣謝。先生不可。致書復之。守聞自失。水西安宣慰館梁肉。給使令。重以金幣鞍馬。先生俱不受。始朝廷議設軍衛於水西。兼築城郭。旣而中止。然驛傳尙存。安惡據其腹心。欲去之。以問先生。先生遺書申朝廷。令甲威信。安心乃折。有宋氏會長。曰阿賈阿札者。叛宋氏作亂。先生復遺書諷諭安。安悚然。率所部平其難。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身督諸生師先生。是年。先生始論知行合一。其說具語錄中。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繇龍場驛丞陞廬陵縣知縣。爲政七月。不事威刑。選三老里正。諭民爲善。多感化者。冬十一月入覲。館於興隆寺。時黃宗賢綰。始見先生論學。先生喜。令與湛甘泉俱。

十二月。陞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正月調吏部驗封司主事。始論晦庵象山之學。有答徐成之書。時方獻夫爲郎。位在先生上。敬執贄先生。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十月陞文選司員外郎。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二月陞考功司郎中。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是年。徐愛以郴州守遷南工部郎。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詳語錄。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冬十月至滁州。日與門人遨遊琅琊。泉間。月夕環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舊學之士日益至。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是年始專以致良知訓學者。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立從弟守信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章。皆未舉子。龍

公爲擇守信子立之。時年八齡。八月擬諫迎佛疏。近侍言西域有僧。能知三生事。胡人謂之活

佛。遣宦者劉允乘傳往迎。以珠璣爲轎幃。黃金爲供賜。資巨萬。勅允往反以十年期。得便宜行事。

請鹽七萬引。爲行李費。輔臣楊廷和執奏不聽。先生擬疏欲上。後止。疏請告。是年祖母岑太夫

人年九十有六。疏凡再上。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九月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以兵部尙書王瓊

舉也。王思與語。季本曰。陽明此行。必立事功。吾觸之不動矣。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正月。至贛州。先經萬安。有賊數百。沿途劫掠。商舟不敢進。先生令聯商艦。結爲陣勢。揚旗鳴鼓。若趨戰者。賊懼羅拜。呼曰。饑荒流民。乞求賑濟。先生令八諭之曰。至贛後。卽差官撫插。各安生理。毋作非爲。自取戮滅。賊皆散歸。先生入贛日。卽選募民兵。行十家牌法。先是贛人之在官府者。皆洞賊耳目。官府舉動。賊必先聞。軍門一老隸。作奸尤甚。先生知之。呼入密室。使自擇生死。隸吐實。先生許以不死。試其言。悉驗。先生以是盡得賊情矣。二月。平漳寇。四月。班師。時三月不雨。先生駐軍上杭。禱於行臺。一雨三日。有司請名行臺之堂曰。時雨堂。五月。立兵符。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小溪巡檢司於枋頭。六月。請疏通鹽法。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欽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先是先生申明賞罰。以旗牌便宜爲請。有笑其迂者。獨汪公瓊曰。朝廷此事權柄。不與此等人。又將誰焉。覆疏得旨。悉從之。江西鎮守太監畢眞。謀於近侍。請監其軍。瓊奏。以爲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敗矣。惟省城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可也。眞謀乃寢。以平漳寇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千兩。文綺四端。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賊首謝志珊就擒。先生問之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

世上好漢。斷不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赴其難。或逞其急。或逞其酒色嗜好。待其懷德。與之謀。無不應矣。先生顧謂門人曰。吾儕求友之切。亦當如是。十二月班師。奏設崇義縣治於橫水。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正月征三泅。三月平大帽泅頭諸寇。四月班師。立社學。舉酒酬諸門人曰。感諸君助我。以此相報。門人各饜然問故。先生曰。始吾登堂。賞罰軍事。嘗恐誤。有愧諸君。不敢不慎。及退對諸君。尙覺前之賞罰有未慊也。直至登堂行事。與諸君相對時。此心恰恰如一。始安。此固諸君之所以助我矣。五月。奏設和平縣治於和平峒。改和平巡簡司於泅頭。六月以平橫水桶岡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七月。刻古本大學。刻朱子晚年定論。八月。門人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愛卒。先生哭甚哀。有前後祭文二篇。九月。修濂溪書院。居四方學者。十月。舉行鄉約。十一月。再請疏通鹽法。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正月以平三泅功。廕一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六月。奉敕勘處福福建叛軍。初九日。發贛州。十五日。至豐城。聞甯

王宸濠反。趨還吉安。起義師。濠遣兵追先生。先生以計得脫。十九日至吉安。上疏告變。慮賊黨順流窺建業。犯京師兩都。倉卒無備。思以計給濠使。遲留七月不出。乃萬全。於是僞爲兩廣軍門機密火牌。僞爲迎接京邊官軍公文。僞爲李士實劉養正內應書。僞爲閔念四凌十一投降狀。令雷濟龍光先後設法。故聞於濠。濠乃疑懼猶豫。其詳具反聞遺事中。二十一日。再上疏告變。以叛黨方熾。恐前疏不得達也。同日疏。乞便道省葬。七月初五日疏上。宸濠謗訕檄榜。十三日。率伍文定等義師。發吉安。十三日。大會於樟樹。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襲破濠伏兵於新舊墳廠。十九日。發市浚。二十日。拔南昌。二十四日。與賊戰鄱陽湖之黃家渡。二十五日。戰於八字腦。二十六日。獲濠於樵舍。江西平。而朝廷不知也。當是時。始以南京都御史李克嗣飛章告急。集廷臣會議。廷臣猶觀望。不敢斥言濠反。獨兵部尙書王瓊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義。不足慮。王守仁據上游。蹠之。成擒必矣。但故事不得不命將。乃疏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請名將出師。趨南都。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都御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王守仁率南贛兵。繇臨吉。都御史秦金。率湖兵。繇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江西諸路。但能倡義旅。擒反

者。封侯。時羣小導上親征。有旨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令太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以從。給事中祝續。御史張綸。隨軍記功。八月十六日。上疏諫止親征。是日再乞省葬。九月十一日。發南昌獻俘。如京師。時張忠許泰等。議欲使人以威武大將軍牌。取逆濠。放還湖中。俟上親與之戰。而後奏凱論功。先生行至廣信。忠泰使人邀還江西。先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適張永候于杭。先生見永。謂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既經大亂。繼以旱災。又加以京邊軍官供應。困苦不支。必逃衆山谷爲亂。昔助濠。尙脅從耳。今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將成土崩之勢。公素委心朝廷。得毋念耶。永曰。然。吾之出此。爲羣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獸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天性。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之。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居西湖淨慈寺。十一月。返南昌。以奉勅巡撫江西也。時忠泰等在江西。百計搜羅。續綸又望風附會。肆爲飛語。先生既遠。北軍肆坐慢罵。或故衝導起釁。先生一不爲動。愈待以禮。密令居人移家於鄉。而以老羸應門。將犒賞北軍。忠泰預禁其人。令勿受。先生傳示內外。諭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

出遇北軍喪。必停車唁慰。厚與之楸。嗟嘆乃去。久之。北軍威感。會冬至節。先生令城市設酒脯。以奠死於亂者。哭聲晝夜不絕。北軍聞之。無不思家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不能。有以屈之。先生勉應。三發三中的。北軍在傍。哄然舉手。嘖嘖。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耶。乃班師。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至南都。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上在南都。忠泰既憾先生。每矯旨召先生。而先生不赴。乃密譖於上云。王守仁必反。上問以何爲驗。對曰。試召之。必不來。正月有詔召先生。張永使幕士饒秉忠密以報先生。聞命趨至。忠泰復拒之於蕪湖。先生入九華山。宴坐草庵中。上陰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安得反。命還江西。過開先寺。刻石於讀書臺。曰。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乙亥。甯藩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十三辛亥。臣守仁以別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此時。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孰敢窺竊。天鑑於宸濠。式昭皇靈。嘉靖我邦國。蓋世宗龍飛之兆。徵于此矣。豈先生能前知乎。二月觀兵九江。三月請寬租。三疏省葬。不允。五月江西大水。疏自劾。

六月如贛。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人皆爲先生懼。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銜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門人陳九川等。復以爲憂。先生曰。昔在省城處。權豎鎗劍鋒間。吾心帖然。今公等何多慮也。有萬多武士。命參隨往錄之。諺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得三百人。龍光問宸濠既平。錄此何爲。先生笑曰。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亦一機會也。蓋是時上在南都。宸濠尙未伏法。而彬謀叵測。故有牛首夜驚之事。只畏先生不敢動耳。先生之所以觀兵九江。校士贛州。錄萬安武力者。其意固難爲衆人道矣。七月。重上江西捷音疏。時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我等未出京時。宸濠已擒。王都堂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假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先生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姓名於上。再上之。八月。咨部院。雪理冀元亨冤狀。閏八月初八日。上在南京受俘。十二日。上自南京旋蹕。霍韜曰。是役也。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秦之攘功賊義。厭懲滔天。而纒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四疏省葬。不允。先生在贛。聞祖母岑太夫人訃。及海日翁病。欲棄職逃歸。門人周仲曰。先生思歸一念。亦是

着相。先生良久曰。此相安能不着。九月。自贛州還南昌。時泰州王良。服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來見先生。先生異其人。降階延之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問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服其服。抑學其上堂詐跌也。良心動。坐漸側。及論格物致知之旨。言下豁然。明日。易服。執弟子禮。十二月初三日。上在通州。賜宸濠死。初八日。上還京。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正月居南昌。錄陸象山子孫。三月十四日。上崩於豹房。四月。世宗登極。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六月。召先生馳驛來京。二十日發南昌。輔臣沮之。陞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先生行至錢塘。上疏。仍乞便道省葬。八月至越。九月歸餘姚。省祖塋。訪瑞雲樓。流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歛也。十二月。制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南京兵部尙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予誥券。子孫世承襲。詔至日。適龍山公誕辰。先生捧觴爲壽。公盛然曰。向甯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興。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幾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濫冒封賞。穹官高爵。復相見於一堂。豈非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機。

雖可幸。亦可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嘉靖元年壬午。先生五十一歲。正月初十日。疏辭封爵。不允。二月。龍山公卒。先生哭踊幾絕。戒家人齋食百日。未幾。又令弟姪輩稍進乾肉。曰。諸子蒙養習久。強其不能。是恣其作僞也。不如稍寬之。使各求自盡可也。先生久哭暫輟。有弔客至。侍者云。宜哭。先生曰。哭發於心。若以客至而始哭。則以客退而不哭矣。世人飾情行僞已久。故於父母亦然。七月。再疏辭封爵。不時。報御史程啓。充給事中。毛玉承宰相意。倡爲異說。劾先生。門人刑部主事陸澄上疏。爲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九月。葬龍山公於石泉山。

二年癸未。先生五十二歲。二月。南宮策士。以心學爲問。陰關先生。門人徐珊不答而出。門人錢德洪下第歸。見先生。先生喜而接之。曰。聖學從茲大明矣。德洪曰。時事如此。文學何繇得明。先生曰。吾學惡得徧語天下。今會試錄出。雖窮鄉深谷。無不見矣。吾學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者。九月。改葬龍山公於天柱峯。鄭太夫人於徐山。因石泉有水患也。十一月。與張元冲論二氏之學。元冲曰。二氏作用。亦有功於吾儒者。不知亦當兼取否。先生曰。說兼取。便不是了。聖人盡性致

命。何物不具。何待兼取。二氏之學。皆我之學。卽吾盡性致命中。完養此身。謂之仙。不染世累。謂之佛。後世儒者。不見聖學之全。故與二氏成二見耳。辟之廳堂三間。共爲一室。儒者見佛氏。則割左邊一間與之。見老氏。則割右邊一間與之。而已。則自處於中間。皆一舉而廢百也。

三年甲申。先生五十三歲。正月。越郡守南大吉見先生。自陳其臨政多過。問先生何無一言教我。先生曰。吾已言之久矣。大吉未解。先生問曰。吾不言。汝何以知。對曰。此某之良知也。先生曰。良知非吾所常言而何。大吉笑謝而去。越數日再來請曰。某過後甚悔。雖急思改圖。然不若得人預言。不犯爲佳。先生曰。人言不如自悔真切。越數日又來請曰。身過可免。心過奈何。先生曰。昔鏡未開。明可以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亦難住脚。此入聖之機也。勉之。八月十五日。宴門人於天泉橋。是夜。月白如晝。門人百餘人。酒酣各歌詩。投壺擊鼓。盪舟爲樂。先生見諸生興劇。退而作詩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明日諸生入謝。先生曰。昔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以學者沒溺富貴。如拘如囚。而莫之省。有高明脫落者。知一切俗緣。皆非性體。然不加實踐。以入於精微。則漸有輕滅世故。闊略倫物之病。雖比世之庸瑣者不同。其爲未得於道一也。故孔子思歸以裁之。

今諸君已見此意。正好精神力造。以求至於道。無以一見自足。而終止於狂也。錢德洪、德周、魏良政、良器、讀書城南。遊禹穴諸勝。忘返。錢父問二魏曰。得無妨課業乎。二魏答曰。觸處皆舉子業也。曰。朱說亦須理會否。二魏曰。以吾良知。求晦翁之說。譬如打蛇得七寸。又何憂不得耶。錢父疑未釋。進問先生。先生曰。譬之治家。學聖賢者。其產業。第宅服食器物。皆所自置。欲請客。出所有以享之。客去。其物具在。還以自享。終身用之無窮也。學舉業者。專以假貸爲功。欲請客。自廳事以至供具百物。莫不遍借。客來雖一時豐裕可觀。客去。則盡以還人。一物非所有也。若請客不至。則時氣過衰。借貸亦不備。終身奔勞。作一簞人而已。是求無益於得。求在外也。明年乙酉。魏良政發解。錢父聞之笑曰。打蛇得七寸矣。時大禮議起。霍兀厓席元山黃宗賢黃宗明問先生。先生皆不答。

十月。門人南大吉續刻傳習錄。

四年乙酉。先生五十四歲。正月。夫人諸氏卒。四月。祔葬於徐山。六月。先生服闋。禮部尙書席書特疏薦曰。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九月。歸餘姚省墓。會諸生於龍泉寺之中天閣。十月。立陽明書院於越城。

五年丙戌。先生五十五歲。 蚤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來見先生。喜。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然豹是時。尚以賓客禮見也。後六年。豹出守蘇州。先生已下世四年矣。語錢德洪。王畿曰。吾學誠得先生開發。冀再見執贄不及矣。茲以二君爲證。具香案。拜先生。稱門人。 十二月。庚申。正億生。繼室張氏出。

六年丁亥。先生五十六歲。 四月。鄒守益。刻文錄於廣德州。 五月。起總督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征思田。 九月發越。 五月過南昌。先是先生舟次廣信。門人徐樾。方自白鹿洞學。趺坐而來。有禪定意。登舟。先生目而得之。令舉似。曰不是。已而稍變前語。曰不是。此體豈有方所。譬之此燭。光無不在。不可以燭上爲光。因指舟中曰。此亦是光。此亦是光。指舟外水面曰。此亦是光。樾唯唯。明日。至南浦。百姓迎者。歡呼塞途。至不能行。父老爭頂輿。遞入都司。先生命就謁者。東入西出。有不合者。出且復入。自辰至未始散。始舉有司常儀。明日謁文廟。講大學於明倫堂。諸生屏擁。多不得聞。有唐堯臣者。素不信先生講學。至是詐爲獻茶者。得上堂。傍聽。驚曰。三代以下。安得有此氣象耶。 十一月。至梧州。上謝恩。遂陳膚見疏。

七年戊子。先生五十七歲。二月平思田。四月興思田學校。七月平八寨斷藤峽。上經略思田及八寨斷藤峽事宜。九月以平思田功。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十月以疾疏請告。不報。謁漢馬伏波將軍廟於烏蠻灘。宛然少時夢中所見也。識二詩於其壁。謁增城先廟。先生之六世祖。之所以參議死苗難者是也。十一月班師。至大庾嶺。先生疾已劇。謂布政使王大用曰。爾知孔明坐。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政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急。所未死者元氣耳。二十八日泊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光地。更有何言。有頃。瞑目而逝。門人贛州兵備張思聰。迎入南楚驛。沐浴櫨殮如禮。十二月初三日。思聰與官屬師生。設祭入棺。明日與棚登舟。士民遠近遮道。哭聲震地。至贛。士民沿途擁哭。如南安。至南昌。門人巡按御史儲良材。提副學使趙淵。請改歲行。士民听夕哭奠。

八年己丑。正月。喪發南昌。時連日逆風。舟不能行。趙淵祝於柩曰。公豈爲南昌士民留耶。越中子弟。門人來候久矣。忽變西風。六日直至弋陽。二月庚午。喪至越時。朝中有異議。爵廕贈諡諸典。

皆不行。方下詔禁僞學。詹事黃綰上疏曰。忠臣事君。義不苟同。君子立身。道無阿比。臣昔爲都事。今少保。桂萼時爲舉人。臣取其大節。與之交友。及臣爲南京都察院經歷。見大禮不明。相與論劾。從此與萼二十餘年。始終無間。昨臣薦新建伯王守仁。堪以導輔聖德。萼與守仁不合。因不謂然。小人乘間構隙。然臣終不以此廢萼平生也。但臣於事君之義。師友之道。則有不得不明者。夫臣之所以深知守仁。以其功與學耳。然功高而人忌。學古而人不識。此守仁之所以不容於世也。蓋守仁之大功有四。其一。宸濠不軌。謀非一日。內臣如魏彬等。嬖幸如錢甯江彬等。文臣如陸完等。爲之內應。鎮守如畢真劉朗等。爲之外應。故當時中外之臣。多懷觀望。若非守仁忠義自許。不顧赤族之禍。身任討賊之事。則天下安危。未可知矣。今乃皆以爲伍文定之功。是輕發縱而重走狗也。其二。大帽茶寮。潯頭桶岡諸賊寨。勢連四省。兵積累歲。守仁臨鎮。次第底定。其三。田州思恩。構變有年。事不得息。民不得安。故起守仁以往。使盧王之徒。崩角來降。感泣受杖。遂平一方之難。其四。自來八寨。爲兩廣腹心之疾。其間守戍官軍。與賊爲黨。莫可奈何。守仁假永順回兵。盧王降卒。襲而殲之。易若拉朽。凡此守仁之功。皆除大患。卒又以死勤事。而寧可泯滅之乎。其學之大有三。

一曰致良知。致知出於孔子。而良知出於孟子。何可異也。一曰親民。卽百姓不親之親。而凡親賢樂利。與民同其好惡。而爲絜矩之道者。是也。亦非創爲之說也。一曰知行合一。蓋亦大易所謂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只一事也。守仁發此。欲人言行相顧。勿事空言。是守仁之學。正接孔孟之學。而庸可非譽之乎。今尊以此詆守仁。遂致天下失此良弼。使守仁不獲致君堯舜。誰之過與。故臣不敢以此爲尊是也。夫以守仁之學之正如此。其功之高又如此。乃賞典不及。削爵有加。廢褒忠之舊恩。倡爲學之新禁。尊之所以輔明主者。爲何如哉。今守仁客死。妻子孱弱。家童載骨。藁埋空山。鬼神有知。當爲惻然。况於人乎。况於聖人乎。假使守仁生於異世。陛下猶當追崇之。何至親見其人。而失之也。臣昔與守仁友二十年。一日憤寡過之不能。守仁從而覺之。忽有深省。遂師事之。是臣於守仁。實非苟然相信。如世俗師友者也。臣於君父之前。處師友之間。既有所懷。不敢不盡。昔尊爲小人所譏。臣爲之憤。旣而得白。臣爲之喜。固非臣之私也。守仁今日之抱冤。亦猶尊向日之負屈。伏願擴一視之仁。特勅所司。優以卹典贈諡。仍與世襲。并開學禁。以昭聖德。若此事不明。則尊與臣終不能忘。故臣敢直言如此。所以盡事陛下之忠。且以補尊之過也。疏入不報。十一月。

葬先生於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入蘭亭五里。先生所親擇也。先是後溪入懷與左溪會。衝嚙右麓。術者心嫌之。夜有夢神人緋袍玉帶立於溪上者。曰。吾欲還溪故道。明日雷雨大作。溪泛。忽從南岸明堂周圍數百尺。遂定穴。時門人會哭者千餘人。四方來觀者。皆涕泣歎息。

隆慶元年丁卯五月。詔贈先生爲新建侯。諡文成。

二年戊辰六月。子正億襲封新建伯。

萬曆十二年甲申。詔從祀先生於孔子廟。

按陽明先生年譜之作。防自明溫陵李卓吾贊。析爲上下兩卷。稍失煩碎。嗣後刊先生集者。必補錄年譜於卷首。大率以溫陵爲先河。惟互有增損。莫衷一是。茲刻參校諸本。缺者補之。訛者正之。務期詳確而無凌雜。俾學者先得綜觀先生之生平。而後循其年而讀其書。庶易曉然於聖賢入德之序云。原道謹識於滬上之蟄廬。

### 陽明格言序

吾於有明之末。得所服膺者二人。曰王陽明。曰張江陵。斯二公者。功業道學。冠絕一時。吾常自戀其鵠。以爲道學宗陽明。功業希江陵。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攷江陵之相神宗。綜覈名實。信賞必罰。承有明積弊之餘。致四十年承平之治。雖以操之過切。忌者日衆。死後蒙一時之冤。不久即經昭雪。而其政績固足以歷萬世而不朽。間嘗思之。當今之世。世變極矣。何莫非一無名實無賞罰之時乎。名若此而實若彼。賞不公而罰不行。舉國上下。莫所適從。長此因循。幾何不胥而爲夷也。倘有一江陵者出。從而整理之。攷覈之。則世變可醫。國庶有豸。又考陽明一生功業。在平宸濠之亂。征贛粵之寇。其講學一以致良知爲主。以知行合一爲其進學之方。而另揭去人欲。存天理。爲惟一之學鵠。遙繼心傳。獨宗象山。出入於佛老。皈依乎孔孟。以書生而領兵戎。僅得

方面之寄。未克大用。齎恨以歿。而其飾終諸典。格於異學之爭。竟靳而不予。嗚乎。以陽明之學問經濟。而竟如斯。能不令千載下爲之長太息耶。雖其祠宇遍天下。因其門人之力。得於隆慶之初。贈侯賜諡。然亦晚矣。吾嘗因之。重有感焉。江陵當國。功高震主。對於羣僚。不稍假借。及其卒也。人以三事劾之。論者以江陵猶未純也。至若陽明。素重心學。以理學而爲名臣。與世無忤。與人無尤。不可謂不純矣。及其終也。不能得一例典。是可見古時處臣下之難。而公道不世見也。可歎也歟。吾處世向主靜默。不願與人爭短長。然於作事。恆喜負責。於考覈整理之業。從不稍予假借。以致嫉之者有人。然吾嘗自反。以爲猶未臻於純耳。乃進而讀陽明之書。以養其氣。擇其可爲座右之箴者。得百餘則。彙而錄之。顏曰陽明格言。以爲進德修業之助。陽明有言曰。吾以前尙有鄉愿意思。今則無矣。而今而後。吾知勉夫。

時民國十四年五月夏口聞泉揚鐸序於漢口青年會

陽明格言

夏口聞泉揚鐸集

讀書學聖賢。爲人生第一等事。

世以不得第爲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

綱紀不振。由於名器太濫。用人太急。求效太速。

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

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

吾昔放逸。今知過矣。

知、是行之主意。行、實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實知之成。

爲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爲本。

人惟患無志。不患無功。

學者欲爲聖人，必須廓清心體，使纖翳不留，真性始見。方有操持涵養之地。格物是誠意的功夫，明善是誠身的功夫，窮理是盡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

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

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殫其內，是復殘其本也。

良知人人所同，特學者未能啓悟耳。

良知足以忘患難，出生死。

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大於撿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甚於忘

己之恥。

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

無刺。

人若有過。人言之。不若自悔之真也。

學以成德。爲務。如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

良知不因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

外假仁義之名。內行私利之實。詭詞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許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妒賢嫉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慾而猶自以爲同好。惡凡入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

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不。能。也。  
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  
物。以。此。自。修。直。躋。聖。位。以。此。接。人。更。無。差。失。  
行。之。明。覺。精。察。處。卽。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卽。行。  
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

若。以。縱。人。欲。滅。天。理。之。事。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

善。可。爲。訓。者。存。其。迹。以。示。德。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

處。朋。友。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

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窮。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

天理自有個中和處。過即是私意。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以收斂爲主。

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

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

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

去得人欲。便識天理。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心之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

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爲學須得個頭腦工夫。方有着落。

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彼處不通、便是未見得。爲學大病在好名。

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

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

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恆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恆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先求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恆務自覺其良知而已。

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

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者。揣摩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者。行著習察。實有諸己者也。

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

言之而是。雖異於己。乃益於己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己。實損於己也。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勸意。多方是。

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

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胸中不可有我。有我卽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

無我。自能謙。

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

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

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聖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

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爲後日之得。

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

良知之說爲孔門正法眼藏。

君子論學自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爲貴。

致知二字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卽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卽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卽謂之冥行。

人只恐客氣爲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

學貴乎自得。

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尙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旣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謙。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

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

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耶。

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

君子學以爲己。成己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

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明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說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

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

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齋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

心之良知。是謂聖。

人之爲學。求盡乎天而已。

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忘之知矣。外致知以爲學者。異端之學矣。

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爲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爲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爲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爲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

患難困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

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鮮矣。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

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

氣浮者。其志不確。心粗者。其造不深。外誘者。其中日陋。

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

知也。

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遒於親師。

謂已爲日退者。進修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爲日進者。與人爲善者。其善亦日進矣。

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

是故躁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

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其上焉者。無所爲而爲。固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媚嫉偏鰲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

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

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愚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

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

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

尙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話。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

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

夫默有四。僞。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詘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掩覆以爲默。謂之默。之誣。深爲之情。厚爲之貌。淵毒阱狼。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

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義。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爲偏。

迨其離羣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而莫之泥也。物文引焉。知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其所滋也。罕矣。

深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外物戕爾性。

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僞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

愈深以甚。

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銜者。不知默者也。

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

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

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

盜賊方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遺人以艱。非

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

人苦不自知耳。

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

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

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竭。

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

徒以逢近附和爲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爲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爲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爲計。而不知日積人民之怨。

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

却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辨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

鬻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

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而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積。而不可赦。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能繫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

退身以全節。大智也。斂德以亨道。大時也。怡神養性。以遊於造物。大熙也。

君子之禱不在於對越。祈祝之際而在於日用操存之先。

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

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舉心已陷於邪僻。君子論學要在得之於心。衆皆以爲是。苟求之心而未會焉。未敢以爲是也。衆皆以爲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爲非也。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無所私焉。

夫友也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

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僨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所以爲難也。

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也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

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

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以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

人之情。必有所不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敢忘也。而後存於其心。

警惕者萬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

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濶而不止者也。

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

當顛沛之心而忘乎與人爲善者節之裕也。致自盡之心而欲人同歸於善

者忠之推也。不以蘄知爲嫌而行其敬人之誠者仁之篤也。

今夫天下之不治由於士風之衰薄而士風之衰薄由於學術之不明。學術

之不明由於無豪傑之士者爲之倡焉耳。

憫災而恤患庇民之仁也。未患而預防先事之知也。已患而不忘臨時之勇

也。創今以圖後敷德之誠也。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於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惡。惟聖人

而後能無悔。

悔者、善惡之分也。誠僞之關也。吉兇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類。悔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

人不謙、則不足以受天下之益。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修德。

毋謂己爲已知、而輒以誨人、毋謂人爲不知、而輒以忽人。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然小人之得其欲也、吾亦但見其苦而已耳。

反其邁往直前之氣、以內充其寬裕溫厚之仁、斂其通敏果決之才、以自昭。

其文理密察之智、收其奮迅激昂之辯、以自全其發強剛毅之德。

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尙未篤也。

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

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

凡。許。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

勿。謂。隱。微。可。欺。而。有。放。心。勿。謂。聰。明。可。恃。而。有。怠。志。

養。心。莫。善。於。義。理。爲。學。莫。要。於。精。專。

君。子。之。於。天。下。非。知。善。言。之。爲。難。而。能。用。善。言。之。爲。難。

不。責。人。以。其。所。不。備。不。強。人。以。其。所。不。能。

飾。非。以。欺。其。上。者。不。忠。矯。詞。以。誣。於。世。者。無。恥。

勿。憂。文。詞。之。不。富。惟。慮。此。心。之。未。純。勿。憂。名。譽。之。不。顯。惟。慮。此。心。之。或。溼。

斯。須。不。敬。鄙。慢。入。造。次。不。謹。放。僻。成。

反。觀。而。內。照。虛。己。以。受。人。

言。勿。傷。於。煩。易。志。勿。惰。於。因。循。

勿。以。亡。而。爲。有。勿。以。虛。而。爲。盈。勿。遂。非。而。文。過。勿。務。外。而。徇。名。

終身可行。惟一恕。三年之功。去一矜。不貴其辯。貴其訥。不患其純。患其輕。

施教之道。在勝己私。

勿事於言。以身先之。

死也者。人之所不免。名也者。人之所不可期。雖修短枯榮。變態萬狀。而終必歸於一盡。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惟道之行否爲休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

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君子之成身也。不惟其外。惟其中。其事親也。不惟其義。惟其實。

視。官。事。如。家。事。惜。民。財。如。己。財。  
士。大。夫。志。行。無。慚。不。因。毀。譽。而。有。榮。辱。君。子。出。處。有。義。豈。以。人。言。而。爲。去。留。

Chinese Ethical Study Series, No. 1

# Selections from Wang Yang Ming

DESIGNED FOR THE USE OF YOUNG MEN  
FOR INSPIRATION AND MORAL UPLIFT

Compiled by

T. M. Van

FOR SALE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20 Museum Road, Shanghai.

1926

Price: Twenty-five cents per copy

民國十五年三月刊行

陽明文選全一册

編輯者 范 爾 誨

校訂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刊行者 青年協會書報部

發售者 上海博物院路二十號  
青年協會書局

每册實價大洋二角五分



4